

偏頭痛的新防治法

吾人已經獲得一種新藥、可以解除頭痛之王——偏頭痛患者的劇痛與副症——

Theodore Berlund作

柯敬雄譯

我們大多數人患了頭痛時，正如電視的商業節目所說，只要服兩錠阿司匹靈，就可立奏速效，覺得舒服。然而有一千五百萬的美國人不能這樣。這些人是最嚴重的一種頭痛——偏頭痛與簇頭痛的慢性患者。

偏頭痛 (migraine) 頭痛之王——是一種只在頭部一邊猖獗的劇痛 (migraine 拉丁字為半個頭之意)。它不是單純的頭痛；當發作時，患者首先感到惡心、發冷汗、滿眼金星、食慾盡失。頭的一邊隨即作痛，通常是在顳額部。此種令人發狂的疼痛可能延續半點鐘、數小時，甚或好幾天。

當偏頭痛一天來襲數次，連續了三天至十星期時，我們稱之為簇頭痛 ("Cluster" head ache)

偏頭痛的原因直到一九三七年才被發現。波斯頓的格拉罕博士 (Dr. John R. Graham) 和康奈爾大學已故的瓦爾夫博士 (Dr. Harold G. Wolff) 研究頭部的膨脹血管，發現當血液湧過這些血管時，由於管壁的擴張，搖動振幅增大，壓迫神經中樞而引起劇烈的疼痛。

這項發現駁斥頭痛在腦裡的觀念。其實，腦本身是全然無痛覺的。它並且說明了偏頭痛患者為何會眼花繚亂：眼球網膜內的血管同樣地擴張的緣故。

有了這些發現，科學家們對於舊的偏頭痛療法，發生新的興趣。早在一八八三年，自麥角 Ergot (一種植物微產生的神經毒素) 提取的生物鹼 (alkaloids) 即被用來對抗頭痛。在一九二六年，發現一種更安全更有效的衍生物叫酒石酸麥角胺 (ergotamine tartrate)。

麥角胺 (Ergotamine) 可使肌纖維收縮。患偏頭痛時，它使產生疼痛的血管縮小，減輕其壓力。但是，麥角胺現今雖被廣泛使用，却有些大缺點，它未能預先防止，只在偏頭痛來襲時才能奏效。而且，因為它會影響全身的血管，許多人不能服用，特別是有心臟或血管疾病的人。

近年來，醫生用巴比妥酸鹽 (barbiturates) 和鎮定劑 (tranquilizers) 使偏頭痛患者鎮靜，並期望能阻止新的襲擊。然而這些藥不常有效，特別是用 barbiturates 時，常伴有不良的副作用。

副作用可說是強烈的去痛藥不能濫用的理由。去痛劑的藥效愈大 (甚至麻醉藥 narcotics 也被採用)，問題愈多。

去年春天，紐約的英國神經學會舉行有關頭痛的討論會，醫生們聽到了現今偏頭痛最佳療法的報告。就是一種名叫甲基沙醯胺 (methysergide) 的藥。去四月美政府准其製售，但需經醫師處

方才可購得。

美國公共衛生署新進的小冊子宣稱這種藥是近年來關於頭痛的醫學研究中最令人興奮的進展。冊中指出：由雙盲試驗法 (Double blind test) 顯示「防止許多種嚴重頭痛的希望，已近於實現。」

methysergide 的獨特在於它能「預防」偏頭痛。它的價格並不便宜，一日的劑量 (餐時及睡前服用) 需美金一元。但它並不比其他的偏頭痛藥貴多少。它能防止偏頭痛，以抵償發作時的工作時間損失，僅就此點觀之，它終究是目前最廉價的偏頭痛藥。

methysergide 的進展可回溯自瓦爾夫博士 (Dr. Wolff) 的研究。在他發現膨脹的血管時常伴以偏頭痛時，他知道一定有某種東西——某種化學物質——使這些血管脹大。

伊利諾大學的歐斯福博士 (Dr. Adrian M. Ostfeld) 亦將得到同一結論，他以為罪嫌可能是一種名叫 Serotonin 的化學物質。它在某些情況下可引起血管膨大。Serotonin 乃是神經釋放出來的。尤有進者，吾人已知它會引起疼痛，少量注射時，皮膚會受傷害。

歐斯福博士替五位偏頭痛病人注射少量 Serotonin 在顳額部動脈附近後，他們立刻感到輕度頭痛。以後他又為廿五個病人在同一部位注射較大量的 Serotonin，有十位立刻訴說他們頭部疼痛正如偏頭痛襲擊一般。

有了這種新知識，研究者開始尋求一種能夠對抗 Serotonin 作用的藥品。Ergotamine 是一種弱的抗 Serotonin 劑，因其成分含有萊沙基克酸 (Lysergic acid)，我們知道，純粹的 Lysergic acids 是抗 Serotonin 劑 (anti-serotonin agents) 特別是 LSD-25，一種心理實驗時用來產生幻覺的藥。

在新澤西州哈佛的山杜士藥廠，化學家們研究 Lysergic acid，未幾製出甲基沙醯胺 methysergide (全名: 1-methyl Lysergic acid butonal amide) 藥廠密碼 (code name) 叫 UML-491，商品名稱叫 Sansert。它對抗 Serotonin 的力量為 LSD-25 的四倍，不致產生幻覺效應。

Methysergide 被作過許多試驗。首先將它應用於頭痛治療的意大利佛羅移斯頭痛臨床研究中心的許古德利博士 (Dr. Federigo Sicuteri)。他在一九五八年用 methysergide 治療十八位常發劇痛，百藥罔效的偏頭痛病人。「所有經 UML-491 治療的患者，病況都有改善。」他在國際過敏性腎 (下轉第46頁)

海浪不斷的沖激着岩岸，潮水不停着流過沙灘；在這一帶沙灘上，埋藏了我多少歲月、美夢、和辛酸的回憶。

偶而，我漫步過這沙灘：這兒有高大雲霄的大樹，有碧藍的晴空，更有着一望無垠的大海。從比，我愛上這沙灘；我戀上這沙灘。朝朝夕夕我看到碧波的漲落，日日夜夜我聽到海洋的低吟。在這裡，我流過眼淚，我印上微笑；我曾踏過整齊的步伐，也曾留下零亂的足跡。

春天，雨點綴這海，這沙灘。一切籠罩在霏霏的雨絲中，綠樹顯得更綠，碧海顯得更藍，彷彿裡面孕育了無數的小生命要跳躍出來一般。粒粒的水滴，晶瑩得像珍珠，掉在海浪中激起小小的漣漪，無數的水滴造成無數的漣漪和起伏的波濤構成美麗的圖案。年年我見到這情景就激起同一的感觸。人生就像一粒水珠，掉在時光的巨流裡，只激起小小的漣漪，有的甚至不起絲毫的痕跡，就消逝得無影無踪。人，難道就這樣無聲無息的來到世上也將靜悄悄的逝去。啊！人生何其渺茫。

夏天，我追尋螢火蟲的步子，踏遍整個沙灘。夜夜海水浸濕我的褲管，細沙滲入我的鞋底，然而，我不會感到絲毫不快。因為這感覺我自小就熟悉，它已構成我愉快的一部分。夏夜從海面吹來的陣陣涼風挾着海的氣息，輕輕的拂過我身上，這時我面對着海洋，深深的呼吸這輕柔的滋味。隨着興之所至，可以躺在樹底下，臥在岩石上，或者浸在海水中，靜靜傾聽着樹梢與夜鶯的低吟，海浪與沙灘的密語。仰望空中點點閃爍的星光，對着它向遙遠懷念的人，寄以無限的祈禱，祝福。

(上接第45頁)

免疫學文獻中寫道：「拿UML-491與麥角胺相比，頗饒興趣。後者不能預防，只可減輕症狀；前者則有特定的預防效果。」

曾於一九三七年協助發現偏頭痛原因的格拉罕博士(哈佛醫學院教授兼波士頓的華克納醫院頭痛研究部主任)，試用methysergide於一百三十三位頭痛病人身上。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他在新英國醫藥雜誌中報告說：「此藥對偏頭痛患者實具有卓越的預防效力。」

一九六一年，紐約蒙提懷醫院頭痛單位的傅里曼博士(Dr. Arnold P. Friedman)對一百七十一位病人試用此藥後，提出下列報告：「百分之六十五的偏頭痛患者服用後，襲擊次數與嚴重性明顯地減少。百分之七十一的簇頭痛患者服用後頗著奇效。」

舊金山聯合診所所做的試驗中，哈里斯博士(Dr. M. Coleman Harris)謂在卅九位偏頭痛患者中，有卅位產生極好的結果——「那就是說，他們完全解除頭痛，不再復發。」在五粒簇頭痛患者中，他補充道：「簡直是戲劇性的結果」——全體治

秋天，海濱的月色顯得分外明亮，將這沙灘，浴在一層雪白的月光中；雪白是一種神聖顏色，可以從雪白中得到心靈的澄清和思慮的平靜，「明月千里寄相思。」月明星稀的夜最容易引起人的回憶。這時我想到她——我最惦念的人，她我走向人生崎嶇的路程。回憶過去我們無限的日子。但是，這快樂現在已在何處？別離，是她的錯？她的錯？抑或是命運的安排？我們不能保留幸福快樂，轉眼幸福快樂消失了，只留下痛苦的痛苦記憶。昨天，我在沙灘上印下的足跡，今已被海水沖刷得無影無踪。過去的快樂也像沙灘上的足印一樣，被時間的流水沖刷得乾乾淨淨，不能再見影踪。

冬天的海最不平靜，點綴的片片白帆已經看不見了。雲垂垂，波濤洶湧，凜冽的風吹來刺骨。這時候已不見往昔那溫暖靜的海。只見一隻巨大的黑色巨獸

在天際翻騰。恰似安悶的心境受到刺激，攪動，感理智在掙扎，熱血在沸騰，試盡一切努力也不能使它平靜。正如洶湧的波浪沒有任何力量可以使之平靜。我不怕寒風，我不畏巨浪，孤獨的腳踏在沙灘上。我要撿起遺落的貝殼，拾回逝去的夢，或尋愛神遺留下的信物。

多年的隔別，今夜我又回到這海，這沙灘。急步奔向海洋，剎時我感到又回到過去的日子。腳下我踏着細軟的泥沙，頂上我又見到對我微笑的星光，耳中我聽到海浪向我低唱歡迎的曲子，久久別受創傷的旅人歸來，我願意拋棄一切的功名祿，而不願離開這溫馨可愛的地方。

methysergide 在芝加哥，新奧爾良及華盛頓等地試驗後亦獲致相似的結果。今年政府的神經研究所呈住宅撥劃委員會的一項報告中說：「神經學家已經就一種新藥——methylsergide and butonalamide——及其對偏頭痛的效果做了細的研究……他們相信它確能防範偏頭痛的發生於未然。」

像大多數的藥一般，methysergide也有一吾人所不喜歡的副作用，它主要引起作嘔及胃灼。但是較諸其他偏頭痛藥，則尚屬輕微。儘管如此，有些研究家使病人在吃飯時服藥，或另給抗酸劑，已經能夠清除這些副作用了。

最近據一位醫生估計，近年來已試用過四百種偏頭痛藥，都因藥效不顯副作用過大或未能預知等等原因而告失敗。考之於那些盼望妙方出現而再成爲泡影的懷疑者們，這種新的抗頭痛藥似乎正正確的解答了。畢竟，成千成萬的偏頭痛病人可真正得救了。

(Translated from Pageant Sept '62)

海的戀曲

· 山美 ·